

統葉護可汗時代的西突厥研究

林恩顯

前言

「突厥」部落之初見於史籍，爲元魏末季，周書（卷五十）異域傳中所立之專傳。其所以稱爲「突厥」者，據一般記載以其所居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語謂「兜鍪」爲「突厥」，遂以爲部族之名。西洋史方面則通稱之爲「突而克」(Turks)（註1）。約當西元五世紀時，中原經五胡大亂後，南北分裂，天下雲擾，時突厥族恰爲北涼沮渠氏（在今甘肅張掖一帶）屬下一小部落。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西元四三九）北魏太武帝滅沮渠牧犍，突厥首領阿史那率部落五百人投奔柔然而爲其鐵工，定居金山（Altai）之下。代代相傳至領袖吐務時，突厥漸形強大，自號大葉護（Yabghu）。吐務卒後，遺有二子，長子土門（Tüman）立，號伊利（Illig）可汗（註2），突厥稱「汗」（Khaghan）實自此始。土門居東，次子室點密在西，雖未分裂，但各自爲治。室點密（Istami）死後子玷厥立，號達頭可汗（Tardou-Khaghan）。但在東方土門亡後，五子之中三子相繼就汗位：曰科羅（乙息記可汗）、曰俟斤（木杆可汗）、曰佗鉢可汗。佗鉢卒後雖遺命立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但爲國人所反對，改立長兄科羅之子攝圖爲沙鉢略（羅）可汗（Ishbara-Khaghan）。稱大邏便爲阿波可汗（Apa-Khaghan）。由於此一汗位的紛爭，與隋朝的離間，攝圖遂襲擊阿波，並殺其母。隋開皇三年（西元五八三）阿波可汗西奔於西面可汗玷厥達頭可汗之處，達頭可汗助阿波與沙鉢略（羅）可汗戰鬥，東、西突厥因此正式分裂。

開皇七年（西元五八七）阿波可汗被東突厥處羅候莫何可汗（Bagta-Khaghan）所殺，國人擁鞅素特勤子爲泥利可汗。仁壽三年（西元六〇三）達頭可汗入寇中國邊界，爲隋所還擊，遁入吐谷渾。泥利可汗也敗死；子達漫嗣立，稱泥厥處羅可汗。隋大業七年（西元六一一）泥厥處羅可汗與西突厥酋射匱對立，處羅失敗入降隋朝，射匱可汗繼位。大業十一年（六一五）射匱死，其弟統葉護（Jabgou, Gherikhab）可汗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西戎之盛自古以來未有也。

從隋大業十一年（六一五）至唐武德二年（六一九）之間開始（註3），到貞觀二年（六二八）爲止，統稱之曰統葉護可汗

時代。這一時代不僅是西突厥之盛世，其王庭與可汗浮圖城之位置與性格，及其外圍勢力的關係等均為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統葉護可汗之功業

關於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的功業，多載諸新舊唐書、及法人沙畹(Chavannes)近著「西突厥史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專籍之中。主要的可以歸納為；中亞第一強大汗國的成立，和對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茲就此兩點述敘如下。

(一)、中亞第一強大汗國的成立——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下)有如左的記載：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日)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並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

射置時代，是經過隋末鐵勒優勢時代，西突厥再度強盛的時期。其疆域為：「既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龜茲北三彌山」(註四)。這表示他的疆域：西至阿拉爾海(Aral Sea)方面。但至統葉護時代，西拒波斯，南接罽賓(註五)明白地表示了其西與南的境界，是前所未有的。由是可見西突厥能發展到阿姆河(嬌水)以南，也許是統葉護可汗時代的事(註六)。

至於統葉護可汗的基地問題，據舊唐書載：「據舊(日)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通典一九九突厥下也云：「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冊府元龜一〇〇〇外臣部強盛項記：「霸有西域舊據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于(千)泉。」新唐書二一五下突厥傳則云：「徙廷石國北之千泉」等，大同小異。僅唐會要四九西突厥記載，將「舊烏孫之地」寫為「烏孫故地」(註七)。從這些資料中可以推定統葉護可汗在移庭於石國北部的千泉(Mingbulaq)之前，據有天山以北的烏孫故地(註八)。且擁有南、北兩庭(註九)，以統治其遼闊的領土。

在統制方式上，統葉護可汗授西域諸國王以希(頡)利發(İlābār)號，並派遣有吐(鋤)屯(Tudun)駐於其地。「希利發」是頒授給異民族地域支配者的突厥官號。「吐屯」是駐在異族地擔當監督與徵稅的官吏(註一〇)。統葉護可汗以這樣

強力的支配方式控制西域諸國，足以證明他確實建立了中亞地區第一強大的汗國。

(二)、對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西突厥在地理上，正位於中國、東羅馬、波斯與印度等四大文化之間，對國際商業貿易、宗教、文化思想等交流，均有賴西突厥的傳播和協助。特別是貞觀元年玄奘由長安出發，二年由伊吾入高昌，繼而經過西突厥國境，由北而南順利到達信度河等事，均賴統葉護可汗的保護和協助。「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有如次記載：

「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爲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宰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僕佻攢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訖更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度也），彼此（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露黑類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跡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爲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達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羣臣送十餘里。」（註十）又「西突厥史料」亦云：

「六二八年（貞觀二年）玄奘通行突厥國境，自北而南安抵信度河者，賴西突厥統葉護之保護，有以致之。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光智等未隨唐使至長安以前，曾受統葉護之旦夕祇奉。六二一年（武德四年），初建火祇寺于長安。六三一年（貞觀五年）祇教師何祿始蒞中國。六三五年（貞觀九年）景教師阿羅本自敘利亞經西突厥而來長安。……其事可證明西突厥帝國之存在，便利通行亞洲之往來商人。賴其便利行人，遂有助火祇、基督、摩尼、三大宗教之發展。」（註十二）這些資料都是有關西突厥，特別是統葉護可汗時代對東西文化交流貢獻之例證。此外在後面「四、西突厥與其外圍勢力的關係」一節裡，也可以知道西突厥在諸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關於統葉護可汗之王庭

統葉護可汗的王庭問題，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松田壽男博士研究認為：統葉護即位當初，由兄射匱可汗的王庭三彌山 Yulduz) 移至千泉 (註十三)。然以上述舊唐書：「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之中的「又」字加以考究的話，應該是首先「據舊烏孫之地」，後來移至「石國北的千泉」地方解釋。又據舊唐書西突厥傳前文記載：「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註十四)。其中所指自焉耆開始的南、北兩庭行程，是屬「傍線行程」(註十五)，南庭距離位置正好適合松田博士三彌山之說但北庭位置以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島崎昌師之說 (註十六) 較為正確，應該是在可汗浮圖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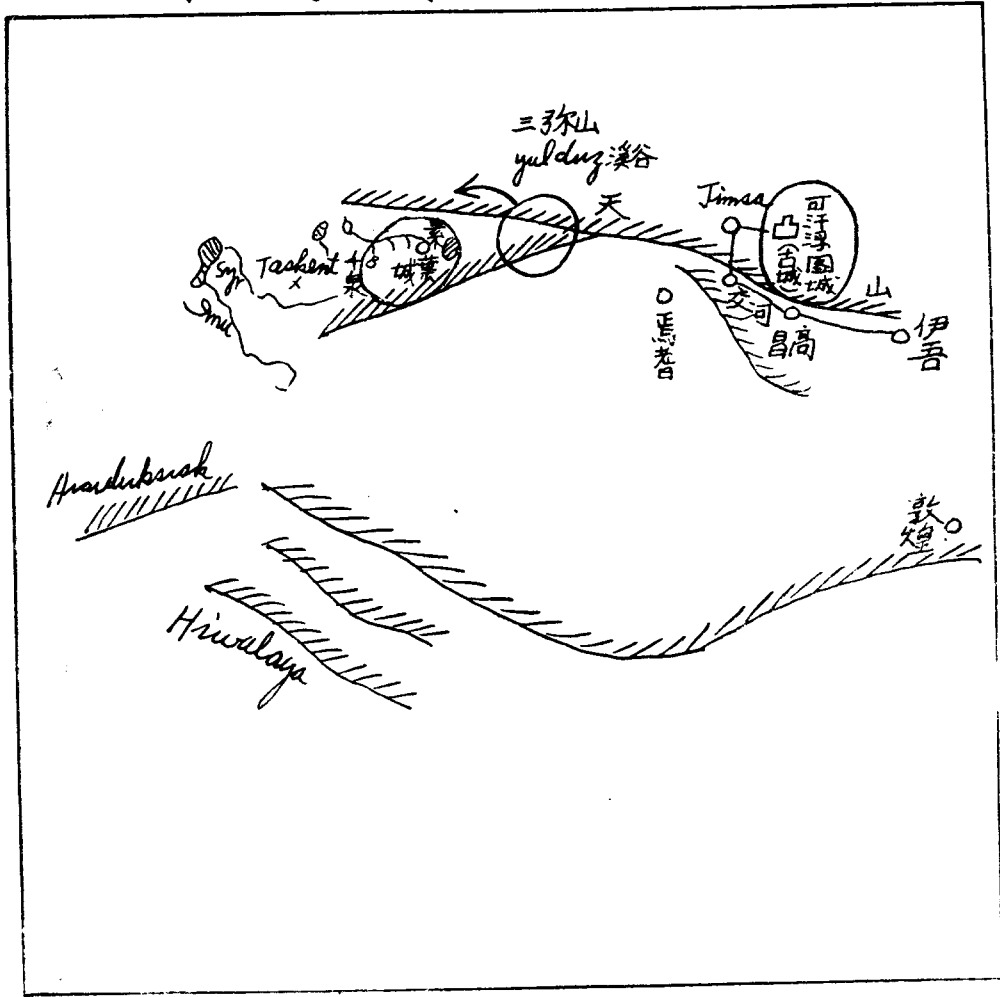
上述舊唐書：「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係指其傳統王庭——南庭而言 (三彌山)。然而後半段「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一語，頗值得疑問。據「大唐西域記」卷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記載，明白地表示素葉城 (Suish) 為統葉護可汗的王庭，而千泉 (Ming bulaq 湧泉) 為避暑地。這一點與松田博士在「西突厥王庭考」中認為統葉護可汗先移庭千泉，然後又移至素葉城，千泉卒成避暑勝地的看法有所不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起阿耨尼國經羯若鞠闐國」項中如次記載着有關王庭素葉城之事：——貞觀二年。

「出山後至一清池，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辮髮圍繞左右，自餘軍衆皆裘毼毳毛槩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沉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

由上述資料分析，統葉護可汗先於三彌山為其王庭。其後一方面為了確保位於東方的高昌，以對抗漠北地方的東突厥和新興唐朝的威脅，設可汗浮圖城 (即古城) 為其東方基地，稱為北庭。另一方面隨着其國力向西發展到阿姆河 (嬌水) 以南，伊期

統葉護可汗南西北庭略圖

地方，爲了適應國力之進展將三彌山的王庭西遷到素（碎）葉城，稱南庭。並以千泉爲避暑勝地也。



統葉護可汗時代的西突厥研究

三、可汗浮圖城之位置與性格

「可汗浮圖」一稱之「可汗」，仍因此城曾爲統葉護可汗的北庭而由來。至於「浮圖」，據徐松的解說是一「務塗」的轉音(註十七)。爲今日一般學者所採用。

(一)、可汗浮圖城之位置——可汗浮圖城的位置據各種資料顯示，是在務塗谷附近的平地，但是其確實地點何在？學者主張不一。島崎昌教授由下列諸事件中，確定可汗浮圖城係位於天山北麓與漠北直通的要衝，而且在北庭都護府治(庭州治金滿城——濟木薩北之破城)的東方。其所引用考察的歷史事件如左(參照後面天山東部地區要圖)；

唐朝的高昌征討軍佔領可汗浮圖城以後南下高昌之際，曾經過東方的柳谷乙事，表示此城位於務塗谷的東方，否則經過柳谷未免太遠。又唐德宗貞元六年吐蕃陷北庭都護府(金滿城——破城)時，從漠北兩度派遣北庭救援的回紇軍均告失敗，協助吐蕃的葛邏祿(Qarluq)趁勝奪取在東北邊回紇的浮圖川之事實。舊唐書迴紇傳中，繼此事實之後記載着：「迴紇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由此觀之，從漠北前來天山的回紇勢力，在失去北庭都護府治(金滿城)之後，尙能保有被認爲是可汗浮圖城的中心的浮圖川時，浮圖川(可汗浮圖城的所在地)應該位於北庭都護府治的東方才對。

「元和志」卷四〇「庭州」，雖記載「蒲類縣」爲：「南至州一十八里」。但是「太平寰宇記」的「庭州」謂去州治「東八十里」，較爲正確。如此則在北庭都護府治東方八〇里的蒲類縣，應該是清代記錄所謂濟木薩的東方七〇里至九〇里地方之古城(一稱古城子)。此乃可汗浮圖城正確的位置(註十八)。

近代的「古城」是商業中心地，在天山北麓論交通四通八達之地除此之外可謂沒有。據「新疆識略」卷二「古城」云：「西北通科布多、東達產鉛的羊圈灣。就地圖表示，古城位於天山北麓通達東西大道之上。西經濟木薩可至烏魯木齊、東可達巴里坤以外，也可到科布多，烏里雅蘇台、都蘭哈拉等三路。據各種資料考察研究結果，可汗浮圖城就是後世的古城，曾爲唐代的庭州蒲類縣。」

在島崎昌教授此說之前，松田壽男博士曾在「關於天山北路的唐代州縣」（昭和六年出版）一文中，曾提出第一次金滿縣、第二次金滿縣。第一次蒲類、第二次蒲類（木壘河）等學說，說明統葉護可汗隨着國力的發展、領土的擴充而移動他的王庭。此乃松田博士誤用了「元和志」的「南至州一十八里」（似該為「八十里」之誤）距離而發生了錯誤。

(二)、可汗浮圖城之性格——位於直通漠北要衝的可汗浮圖城，在歷史上常是漠北遊牧勢力佔據天山方面的據點，由此不難瞭解其地理上的特殊條件。從可汗浮圖城越過天山而南下，可達西域交通要衝，和物產豐饒的吐魯蕃盆地。而控制了吐魯蕃盆地即容易控制塔里木盆地。在地勢上而言可汗浮圖城位於「居高臨下」的位置，是掌握吐魯蕃盆地的據點。

可汗浮圖城因為是如此重要的據點，所以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將它設為北庭，以對抗漠北的東突厥，和新唐西進的勢力，而為西突厥東方基地。當玄奘西行求佛之際，最先以此為第一個目標，因為到達了西突厥東方基地後，就可獲得西域之行的便利妥協助，是可預料的。其後東突厥的阿史那社爾也奪取此城為據點。接着被欲谷設所佔，以對抗唐朝，並收納高昌國為自己的陣營，結果受唐朝高昌征討軍的進攻，可汗浮圖城陷落，唐軍由此經欲谷設控制路線南下，佔領了高昌國，從此此一地區又歸入了中國版圖（註一九）。

四、西突厥與其外圍勢力的關係

統葉護可汗時代的西突厥與其外圍勢力的關係，除東突厥、波斯兩國以外，與唐及高昌國、東羅馬、康居、天竺等的關係尚稱友好，特別是與高昌國、康居之間有「君臣、婚姻關係」，與唐亦有「準同盟、婚姻關係」、與東羅馬有「同盟國」關係。今將其與外圍的關係分述如左：

(一)、與高昌國的關係——唐初東突厥的勢力，曾達到西域一角的伊吾納職地方。故以西突厥而言西鄰的高昌國是自己一個重要的防波堤，因此西突厥對高昌國的關係是非常重大的。記載這兩國關係最詳盡的當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其中有關內容如次：

「(高昌國)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勅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註二〇)。

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斷定高昌國，是西突厥的附庸國家。且高昌國王麴文泰之妹，是嫁給統葉護長子咀度設(Tardus sad)爲妻(註二一)。武德二年七月及三年三月麴文泰曾兩度與統葉護可汗之使者入貢唐朝，這可能是他引導可汗使者入朝的。

可汗與文泰的密切關係有如上所述，此乃高昌位於伊吾納職之鄰，兩突厥的最先端之故。在統葉護可汗而言，高昌在對抗東突厥上是絕對不可後退的第一線。統葉護可汗與高昌的關係是基於這種形勢下加強的。

(二)、與唐的關係——唐初塞外有東、西兩突厥的對立，東突厥常入寇唐境，因此唐朝在國內未安之際，採取「遠交近攻」政策，與西突厥約以「婚姻」、「同盟」之好，以對抗東突厥。「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下，作以下之記載：

「(統葉護)」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恩加撫結，與之並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頡利可汗(北突厥)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葛)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悅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

「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昆可汗。太宗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齋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而止。」(註二二)。

通典一九九突厥下、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資治通鑑卷一九一唐紀七等均有類似的記錄。

(三)、與東突厥的關係——有如上所述統葉護可汗是在大業十一年(六一五)至武德二年(六一九)間即汗位，而武德三年東

突厥有頡利可汗在位。此時東西兩突厥各擁戴一雄主，對立於塞外。統葉護可汗以「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有也」之大勢力振於西方。另一方面東突厥亦佔有西域的一角——伊吾納職一帶。兩突厥在納職與高昌最先端，造成了對抗的形勢。如此，唐初東、西突厥在天山東部地區的對峙，使統葉護可汗將可汗浮圖城設為其北庭，以對付東突厥勢力的威脅。

關於東、西兩突厥關係的記載，如上述「時北（東）突厥作患，高祖恩加撫結與之，並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東突厥）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頡利可汗不悅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等多係互相對立、互相威脅的關係。

（四）、與西、南諸國的關係——西突厥與唐、東突厥及高昌國的關係僅是其國際關係的一環，除此它尚與許多西、南方面的國家有所往來。尤其是與吐蕃、康居、波斯、天竺、及東羅馬等國家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但因為這種關係與中國較為隔閡，故中國史籍記載簡略，不知其詳。然而它們的關係多與東西文化交流有很大的關聯，今謹從西方資料所知分述如左：

遠在西元五世紀中葉，西突厥在烏澹河（今阿姆河）北攻破嚙唃而據其地時，其南境已與波斯接壤，而於裏海以北，又可與東羅馬交通。當時中國絲絹貿易，是亞洲輸出西方重要的商品。其商道有二：一為古陸路乃出康居（Sogdiane）之一道；二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當時絲絹的顧客，多為羅馬人與波斯人，而居間販賣的則是康居等中亞的游牧民族和印度洋的商船，而波斯人同時又為東羅馬的絲絹掙客。東羅馬是避免波斯人的居間剝削，而波斯人則要壟斷印度諸港海上絲絹之利，兩者之間頗為不快。

康居人多為販賣絲絹者，故利用其新統治者西突厥之聲威，請西突厥室點密（Istami）派使前往波斯與東羅馬交涉販絲。結果被波斯所拒。甚至於殺害使者，而東羅馬則表示親善，並派使臣赴西突厥報聘。此後西突厥與東羅馬聯兵攻伐波斯。此乃西突厥與東羅馬、波斯的關係。至於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時代，則有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東羅馬與波斯再度決戰，相持七年（六二二——六二八）之久，最後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與可薩部（Kazars）均出兵援助東羅馬。唐太宗貞觀二年（西元

六二八)波斯都城發生變亂，庫薩和被殺，其子科瓦(Kavadh)繼位，始與東羅馬議和，戰爭乃告結束。

舊唐書卷一九八列傳一四八西戎波斯國條，有關與西突厥的記載如左：

「隋大業末，西突厥葉護可汗頻擊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其子施利立，葉護因分其部帥監統其國，波斯竟臣於葉護，及葉護可汗死，其所令監統者因自擅於波斯，不復役屬於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

這項中國史料記載與上述西方資料稍有出入，諸如波斯王之死與其子之名字等。惟在此方面史料記載極少的情況下，尙無法考證。不過從此中西資料中可以知道統葉護可汗時代的西突厥與東羅馬的關係甚佳，而與波斯的關係則極惡，前者「同盟」之國，後者爲「敵國」，乃無可否定的事實。至於康居方面，舊唐書卷一九八列傳一四八西戎康國條云：「隋煬帝時，其王屈求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女，遂臣於西突厥」。可見西突厥與康居的關係是「君臣、舅婿婚姻關係」。

據馮承鈞譯，沙畹著：「西突厥史料」第三冊二七七至二七八頁載：「紀元六二六年，西域高僧不空光智(Prabhakararamitra)，未隨唐使行抵長安以前，曾在突厥受統葉護之且夕祇奉。」再參照「續高僧傳」卷三、天竺人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一名波頗)傳，亦載他以教化北狄之志，至西面可汗(統)葉護的衙所傳說佛法，深獲信伏云。由此證明不空光智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乃天竺人。且其後玄奘經統葉護可汗素葉(碎葉)牙庭，往天竺取經。可見當時的西突厥與天竺不僅有通路，且有往來。由統葉護可汗對這兩位高僧的禮遇，當可瞭解西突厥與天竺的關係是不错的。

結 語

統葉護可汗於隋大業十一年(六一五)至唐武德二年(六一九)間繼西突厥大汗位。可汗勇敢富於智謀，巧於攻戰，北併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擁有弓弦數十萬，以可汗浮圖城(在今之古城)爲北庭；以三彌山爲南庭(後西遷至素葉城)，並置千泉爲避暑之地。其領域：北起阿爾泰山、南越阿姆川(嫺水)接波斯、東至巴爾克湖、西渡裏海與東羅馬爲鄰，成爲有史以來中亞第一強大的汗國。對所屬西域諸國國王悉授「頡利發」號，並派有「吐屯」一名，擔任統監，監督賦課的徵收。

這位西突厥盛世英雄的統葉護可汗，不僅功在其國，且對東西交通、商業貿易、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等均有重大貢獻，為史家所推崇。對西突厥而言，他在位的時代，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

(註一)有關「突厥」一音詞的來源，及其英文寫法，有各種說法。如伯希和氏(Pelliot, P)認為「突厥」應該是「Turk-tit」，其tit係蒙古語

複數的語尾。而「Turk」係指鐵勒而言。至於鄂爾渾(Orkhon)、葉爾塞等突厥古碑文上，突厥族人的自稱方面則以「Turk」表示

東突厥，以「On Oq」(十箭、十姓之意)表示西突厥。請參照日本小野川秀美氏著「鐵勒の一考察」(東洋史研究五卷二號)、羽

田亨博士著「九姓回鶻とToquz Oghuzとの關係を論ず」(東洋學報九一一)。

(註二)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護雅夫師解釋「土門」為「萬」、「萬人長」之意。「伊利可汗」係「持有國家之可汗」之意。參照護氏著「東突

厥官稱號序說」(東洋學報三七—三)。安馬彌一郎氏在「西突厥の起源に就て」一文中，謂「土門寫「Tumen」，「萬」之意。

(註三)統葉護可汗即位年代，迄今未明，僅知其隋大業十一年(六一五)至武德二年(六一九)之間。參考松田壽男博士「西突厥王庭考」。

(註四)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下。

(註五)日本白鳥庫吉博士「罽賓國考」(西域史研究下，四五—頁)參照。

(註六)島崎昌師「可汗浮圖城考上」(一九六三年九月日本東洋學報四六——二、十一頁)參照。

(註七)新唐書西突厥傳有關統葉護可汗的記載較舊唐書簡略，不見「……據舊日烏孫之地」字句。但是通典邊防、突厥下有如舊唐書同樣的記事。唐會要四九、西突厥雖較舊唐書為簡略，然也載：「……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冊府元龜一〇〇〇外臣部強盛

中亦云：「舊據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于(千)泉。」

(註八)參照註四

(註九)南庭三彌山，後西遷於素葉城；北庭可汗浮圖城。

(註一〇)參考護雅夫師著「東突厥官稱號考」(東洋學報四六——三)。

(註一一)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起阿耨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註一二)馮承鈞譯沙畹 (E. Chavannes) 著「西突厥史料」二一九頁。

(註一三)松田壽男博士「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的研究」二六七頁參照。

(註一四)舊唐書卷一九四下、列傳第一四〇下、突厥下。但是通典一九九邊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却載：「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

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有「自南庭」三字。可是冊府元龜九五八外臣部、國邑二的記載與舊唐書相同。又新唐書二一五下、西突厥傳亦大同小異。可能通典係解釋爲「直線行程」而加添了「自南庭」三個字。

(註一五)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榎一雄師「邪馬台國」(日本歷史新書一四——二五頁)。所謂「傍線行程」係指由一定地點到各處的行程。一直線行程」是由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再到一個地點各區間的行程而言。

(註一六)前述島崎昌師「可汗浮圖城考上」、十一頁。

(註一七)參照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一〇八頁註：「今濟木薩城南二十里有唐千佛寺故址，疑卽浮圖城地，亦卽漢之務塗谷也」。

(註一八)島崎昌師「可汗浮圖城考下」(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日本東洋學報四十六卷三——四五、四七頁)參照。

(註一九)參照同右五二頁。

(註二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起載誕於纁氏終西屆于高昌(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棕箋)。

(註二一)島崎昌師「唐之高昌國征討之原因について」(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日本中央大學文學紀要、史學科四——六五頁)。

(註二二)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下。

(註二三)本表參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符桐師著「邊疆歷史」上冊突厥世系表。

